

我在烟台做家政⑨

到医院做陪护

韩红梅

这一年苹果行情不好，入冷库的苹果扣除冷藏费卖了七毛钱一斤，多亏大开不舍得雇人，只赔上了自己的劳动力，如果雇人干果园里的活，那真要赔钱。

外地人不知道，苹果种植其实是成本很高的，要扣除化肥、农药、纸袋、浇水、柴油等多种成本，碰上年景不好，传统的种植方式往往挣不了多少钱。普通果农大都文化水平不高，也不敢轻易改种价值更高的新品种。

不可预知下一年收入如何，但即便赔钱也还是得好肥好药地把果树伺候好，以期秋天得到丰硕的果实。就像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不知孩子将来是龙是凤哪怕成个鼻涕虫，也要照着成龙成凤的标准来培养一样。钱没挣到手，该花的钱却一个不

这位大叔慈眉善目，看人的眼神很是慈祥，说话也和颜悦色的，不像有的客户颐指气使地对待护工保姆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好东家。

不承想到了晚上画风突变——老爷子打鼾！我能睡觉且睡得沉，大开说我睡过去跟头死猪一样，把我抬走也不知道。仗着有如此好的睡眠我才敢到医院做陪护，事实证明我高估自己了。

老爷子的呼噜非同凡响，如钱塘潮绵绵密密，如长江水滔滔泱泱，有气吞山河之势，雷霆万钧之气，且每隔二十来分钟就要来一声更长更响的嘶鸣，仿佛为前面的呼噜做次小

第二天又来了新病号，我想他也会被呼噜赶走，自己还能有机会睡床。该病号是脑袋受伤，一刻不停地大声讲话，家属知道他们也不受别人待见，遂也不嫌弃老爷子的呼噜，我因此不仅要睡地铺还要忍受新病号的演讲。

老爷子睡足轮到我睡时，他一会儿把我叫醒问现在几点了，一会儿要我量个体温。如果老爷子想要大便或哪里不舒服，就算把我叫醒八次我也说不得熊话，为这些小事被从梦乡强制薅醒，令我很是痛苦。吃人啖人受人搓搓，我只能在心里牢骚，这些事等天亮再做就傻了吗？其实，平静下来还是能理解的，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很多带点老年痴呆，除了忍耐别无他法。

白天我还要陪老爷子做针灸、电疗等康复。把病号交给理疗大

能少，为了多赚点钱贴补果园的费用，我到医院做了陪护。

有一则笑话，一个外地人牛哄哄地对司机说：“把我拉到你们这儿消费最高的地方，老子不差钱！”司机便把他拉到了医院。一沾上医院俩字，工资都高一大截儿。同样照顾不能自理老人，在医院照顾要比住家高两三千。

我的第一单为期十天，照顾一位八十多岁半自理老爷子。如果您以为半自理病号比不能自理的好照顾那就外行了，不能自理病号都穿纸尿裤，大小便后给他们擦洗干净即可。最累的活儿就是照顾半自理的病号，说不能动吧，还能勉强走几步，说能动吧，还必须在护工的搀扶保护下才能动，护工得时刻陪伴左右。

结。这一声尖厉长嘶每每令我心头一颤。

老爷子的鼾声连绵不绝紧贴耳畔，将我的睡眠击得稀碎。我用纸塞住耳朵，没用！纸塞耳只是把尖细的锐响变成粗壮的闷响来轰炸我的耳膜，反倒把我的头涨得难受。我不能入寐，终于明白为何医院工资比住家高！

天无绝人之路，老爷子到半夜一点多睡足了，轮到他辗转反侧了，他一辗转，呼噜立消，我这才得以休息。

护工们都打地铺，购一泡沫垫，铺上简单的寝具。同病房的病号在老爷子刚上演呼噜时就急找护士调了病房，我得以在空床上休息，也算因祸得福。

夫的半个小时是我最轻松的时刻，我趁机闭上眼睛眯几分钟。

大部分时间还是由我陪着老爷子做锻炼。老人走得磕磕绊绊摇摇晃晃，随时都有跌倒的风险。要跌倒只是一瞬间的事，就算我反应及时出手相救，以我的力量也根本阻止不了老爷子倒地，老爷子庞大的身躯反倒会把我拽倒在地。

老人都是熟透的瓜，万一跌倒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不敢想象老人跌倒后如何向其家人交待，其家人又会如何处置我。

我寸步不离地傍在老人身旁，眼睛时刻盯在老人身上不敢有丝毫分神，边走边在心中祈求佛祖保佑老人安全无恙。

一天下来我身疲神乏，真想倒头大睡，却必须得熬到下半夜才能休息，真熬人哪。

四

护工不仅睡不好，还吃不好。医院的饭菜真贵呀，一个鸡蛋一块五，一份最便宜的菜十元。

我本就节俭，靠熬命换来的钱更不舍得花了。我每早花一元钱买两个小馒头，就着腐乳咸菜。中午晚上买一个花卷一份菜。一个花卷两元，两元钱能买四个小馒头够吃两顿，我就每早买六个小馒头，这样一天能省两块钱，后来才发现中午晚上也有小馒头。如同药店里最便宜的药都放在最不起眼的位置，食堂里别的面食都大大方方摆在显眼处，只有最便宜的小馒头被放在最不出眼处且被蒙上白布，有人指名要才会掀开白布拿取，取完又盖上。

我觉得医院和学校里的打菜工应该用同一教程做的岗前培训，他们打菜如出一辙，都能像老驾驶员过障碍物似地得心应手地绕过肉蛋，也能看似不经意却又非常精准地把打到勺子里的肉蛋再抖回盆里。

很多同行比我更节俭，有的姐妹每顿饭只买一个馅饼或一个包子，带馅的食物便宜，或者买一小碗最便宜的紫菜汤泡着馒头吃，泡泡方便面也算一顿饭。稀饭三元一杯，护工们泡一碗自带的油炒面或桃酥代替稀饭。总之，能花两块钱吃饱肚子他们决不会花两块五。

守着勤的没有懒的，守着馋的

五

一日三餐我都为老爷子挑选适合老人牙口的饭菜。出院的头天晚上，食堂里有香甜软糯的炸地瓜丸，众人争抢，我也给老人打了一份。老爷子果然很喜欢吃。没想到老人吃后胃疼烧心噁酸，翻来覆去一夜没有睡好。我心里又紧张又害怕，叫来医生说无大碍，消化掉就没事了。

第二天上午钱女士来办理出院，见到老爷子这个样子，不由分说，劈头盖脸冲我一顿训斥，她吼道，老人肠胃弱你为什么给他吃这种难消化的东西！因为你的疏忽让我爸遭一宿罪！你脑袋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？

钱女士的脾性一点不像她的父亲，平时总是板着一张脸，仿佛谁欠她二百吊钱似的，总是居高临下语气生硬地跟我说话，一副凡人不沾语的高傲样子。

虽然老人一个劲说没事已经好多了，钱女士依然喋喋不休不依不饶地斥责我。她的手指几乎点到了我的鼻子上，她愤怒的唾沫溅到了我的脸上。

我低着头，想哭的心都有，脸上却讪讪地挤出歉意的笑，嘴上嗫嚅地说着歉意的话。歉意的笑容和话语没有让钱女士紧绷的脸放开。

我有点强迫症，凡事都想做好，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就是想让老

没有攒的，对比同事，我觉得每天吃两顿菜有点奢侈了，我就只在中午打一份菜，晚上买包子或馅饼吃。一份菜加两个小馒头十一块钱，一个包子只要三块五，一个馅饼两块，不求吃好只求吃饱。

护工还要忍受别离之苦。住家保姆每月有两到四天休班，每隔十天半月可回家与家人团聚。做护工得病号出院才能回家。对门的女护工已经四个多月没回家了，我问她不想家吗？她说，怎么不想，想有什么用！

我精心呵护老爷子，每天将他从里到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吃喝拉撒服侍得熨熨帖帖的。老爷子对我很满意，不犯糊涂时会感谢我并让我喝奶吃水果，我总是微笑着婉拒。

老人的女儿钱女士时常在傍晚来探望，她来的时间正是老爷子一天锻炼下来累得腿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刻。钱女士每次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呵斥：我啥时来啥时见你们在病房躺着！我花这么多钱是让你们来康复锻炼的，不是让你们来躺着的！

这情形跟我在家里洗衣做饭忙活整整一上午累一头汗，刚在沙发上躺下不到五分钟，上山干活的大开收工回来了，说，就你好事呀整天在家躺着，一模一样。

人满意，换来一个好字。一时无心的疏忽让客户不依不饶，我的倔脾气上来了，我对钱女士说，由于我的粗心给大叔造成痛苦我很抱歉。我的工资不要了，以此弥补给大叔带来的痛苦。

两千七百元工资，对我来说不是小数，我放弃工资只想换来钱女士一句原谅话，一个温和的脸色，让我心里好受一点。钱女士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，头不抬眼不睁，直到我背上包离开病房，她阴云密布的脸始终没有放晴，倒是老爷子抽空拉住我的手说，孩子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

不分昼夜辛苦煎熬十天一分钱没赚到，我又心疼又沮丧。我自我安慰，现在是农闲时节，我不打工在家闲着不也一分钱没有？干了十天活虽然没拿到钱但照顾老人了呀，权当到养老院做义工了。

两天后，中介让我去公司，他交给我一个红包，说是钱女士让转交的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三千元钱和一封信。信上钱女士真诚地向我表达歉意，说她一时着急有失理智，多出的三百元钱略表歉意请我笑纳。

读完信我心里暖洋洋的，对钱女士的芥蒂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我像白捡了一笔钱般开心快乐。我在心里真诚地向钱女士和老爷子问了好，并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

